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三百三十五

史部

梁書卷十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

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
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
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
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
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
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
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

慕大王之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
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
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
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
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
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
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

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維
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
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
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
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

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為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

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淹
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
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
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
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為
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
多矣試為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
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

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
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指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
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
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
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為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
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驃騎
將軍掌國史出為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為
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

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畧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

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為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為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為祕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
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拔為冠軍將軍秘書監如
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
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
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
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
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

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為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為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為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為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

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有娠生昉
身長七尺五寸幼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為主
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為奉朝請舉兗州秀
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
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為當時無輩遷司
徒刑獄參軍事入為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
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
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

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既廢鬱陵王始為侍中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
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
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寶奉詔言雖自見之
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
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
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
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
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
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
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
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

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為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

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邃古將使伊周

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
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
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
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
著作天監二年出為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
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
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

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
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為寧朔將軍新
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
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
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
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謚曰敬子昉好交
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
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

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為士友所推如
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
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
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
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
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

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為著論曰客問主人
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
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
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膠漆志婉孌於塤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
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
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

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敘越
謨訓挺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嬖人靈於豺虎蒙
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
風烈龍驤蜩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歎疊疊之弘致雲
飛電薄顯隸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

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
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
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
源汎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
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
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

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
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
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踊沓鱗
萃分鴈鶩之稻梁沾玉笋之餘漑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
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
登仙加以顙頤蹙顙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

之雄辯叙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
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
不結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
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
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
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
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
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

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
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
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鎚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驪兜之掩
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枝舐痔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

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
之於闐闐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
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
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
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疊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疊
也難固易攜讐言訟所聚二疊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

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邁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
儔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
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
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轡坐客恒
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思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
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越歸骸維浦總帳猶懸門罕
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
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瘡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
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
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斲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裋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
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

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
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
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
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梁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三十六

史部

梁書卷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九

謝朓 弟子覽

謝朓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
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
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琅

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
因撫肱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勅莊攜肱從
駕詔使為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
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舍
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
人方之李膺肱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
侍郎出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齊高
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肱為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

江敷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為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肅為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肅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肅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為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

肱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肱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肱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肱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肱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肱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為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

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
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
為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為征虜將軍吳
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
參謀策肫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為吏部尚書肫
至郡致濬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肫居郡
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
徵為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

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
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肫早藉羽儀夙標清尚
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壑抱箕顙之
餘芳甘顙顙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
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
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肫為散騎
常侍中書監胤為散騎常侍太常卿並不屈三年又詔

徵肱為侍中太子少傅脗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
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近故並得不到及高祖
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肱脗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
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
中太子少傅肱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脗
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
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
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

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
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
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
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為恥况乎久
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
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
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

度請並補臣府軍諮祭酒肱加後將軍並不至高祖踐
阼徵肱為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脣散騎常侍
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
敦譬明年六月肱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為侍中
司徒尚書令肱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
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肱宅
醺語盡懽肱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

師勅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
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肫乘小輿升殿其
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
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
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諡曰靖孝
肫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諡官至司徒右長史坐
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纂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

官

覽字景滌，弟濬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為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覽為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

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醺席與散騎常侍蕭
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
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
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敘
等與合攻沒黥歛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
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
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
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

為榮十二年春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
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
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
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邑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
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濤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
號為明守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
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
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
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跡蔣之流
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
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梁書卷十五

梁書卷十五考證

謝朓傳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肩監本訛自今
從南本改正

梁書卷十五考證

謹案卷十三第九頁前六行關尚書八條事刊本

關訛奏據毛本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丐于宗黨刊本宗訛崇據監本
改

卷十五第二頁前八行亦當三讓爾刊本爾訛彌
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十六至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三十七

史部

梁書卷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
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
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

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即位聞而嘉之引為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為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

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祜帝之內弟故深友祜祜為之延
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祜昵之如初及祜遇誅羣小
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
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為能頻加通直
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為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既而東
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
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
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為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顛而

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
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
固讓不拜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
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
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
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
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
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夏高祖譙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

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
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
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
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
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襃一奏
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
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
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

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
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
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肱褒舉庶人
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
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
罷當宸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
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
不有嚴裁憲准將頽縝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

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謾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鎮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線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為矛盾人而無恒成茲姦諛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篋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諛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微繹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

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
制從事續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續曰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
諄事江祏為吏部未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
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
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
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啟靡請罪朕
錄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

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續荅支離而
已亮因屏居閉埽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八年詔
起為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
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
謚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
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異之及母亡
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與族兄充融

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為四張起家著作
佐郎不拜頻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為驃騎法
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為剡縣令略不視事
多為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
為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
郎武陵王彞為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為本州治中明帝
領牧仍為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稷為寧朔將軍軍主副
尚書僕射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

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爲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
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時雍
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師退稷還荊州
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
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
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
鎮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
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

下仍遷都督南充州諸軍事南充州刺史俄進督北徐
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將軍竝如故永元末徵為侍中
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
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
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
閣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
坐殿前西鐘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

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穆為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又為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為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為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

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為散騎常侍

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

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與

駕將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

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為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

魏寇朐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軍

初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與魏

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寬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嶮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
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
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帝為驃
騎將軍引為從事中郎頃之出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
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
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為前軍諮議參軍中書
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為給事黃門
郎出為宣城太守遷為驃騎長史復為黃門侍郎司馬

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侍中領射
聲校尉又為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
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
還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
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
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
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為慧景所
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

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
為相國引瑩為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
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
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
故頃之為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
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
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
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為佐命固將愧於心延自取廢敗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

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梁書卷十六

梁書卷十六考證

張稷傳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

○臣人龍

按諱謂稷父名永也以私諱而改郡名僅

見於此

梁書卷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四千三百三十八

史部

梁書卷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虎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

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
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
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
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
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為
安成內史入為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
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為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
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

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
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
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敬則平遷
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
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
門為王茂軍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
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
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

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即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敕荅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荅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潯陽縣

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
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
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
魏軍退班師出為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南梁秦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
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
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為員
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加後軍頃之復為左衛將軍

九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為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為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遙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勲至

前將軍出為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
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
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
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
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
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鈎斬祛昔人弗
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
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

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
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
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
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
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
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
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滄沅縣伯邑四百戶仍遷
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

威將軍魏豫州人白阜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
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遊為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
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
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
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
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
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
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為雲騎將軍出為仁威司馬府

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為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胸山
民殺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
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與戰累破之昶遁
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
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增
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二州諸軍事信
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琕幼名仙婢及
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琕云自為將及居州

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
行則飲食與廝養窮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
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
為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謚曰
剛子巖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
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酖酒遇下嚴酷不甚
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為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

甚相知重以為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
稷無所辭憚隨稷歸京師稷為南兗州又擢為府中兵
參軍始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
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王珍
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
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內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
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戶仍為寧朔將軍歷陽太
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天

監二年還為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
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為輔國將軍救
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劔寒冢
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
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蜚抄斷江路攻破金井
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
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
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十一年進假

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豎眼寇南安齊率
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
守以城歸款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
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元
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及宗範逆
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丘突王穆等皆
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

於是葭萌復沒於魏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
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
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
為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
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
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
辦多此類也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
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都陽王

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為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為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為之傳

梁書卷十七

梁書卷十七考證

馬仙琕傳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南史附仙琕於袁
昂傳後叙其義烈甚詳此特從畧

以功封滄江縣伯○滄南史作舍

梁書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三十九

史部

梁書卷十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為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

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過江中斷郢魯二
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
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
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高祖踐
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閣細仗主如
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害衛
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
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

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
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為
犄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
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
宗督衆軍為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
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為左
驍騎將軍尋出為持節都督北兖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北兖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

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為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
為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
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
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
詔曰張惠紹志畧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累任
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
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
謚曰忠子澄嗣澄初為直閣將軍丁父憂起為晉熙太

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
魚弘文並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
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
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
鄉里郡召為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為湖陽
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為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
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

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
入洧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
洧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
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
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
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
賴以全尋為洧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
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

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
高祖時有蔡道福為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
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為前鋒陷陳會道
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
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即位以為驍騎將軍封
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
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監二年為寧朔
將軍南梁大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

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
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
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
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
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
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遷道根
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

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

衆三千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

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

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

三百戶進爵為伯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

寧縣戶邑如前累遷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

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為

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為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為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閣十五年為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謹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為部下所懷在朝

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趺跽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
既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
八是日輿駕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
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
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
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祔之道根雖未
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即幸其宅哭
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

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
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
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
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
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為黔首
其後即以康為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
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

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于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父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齊文帝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為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為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為華山太守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

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
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
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
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
邑三百戶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
國使請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為魏
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
兖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兖州刺史及朐山亡徒

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
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為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
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
將軍。尋轉朱衣直閣。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
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
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
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
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

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
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
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
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
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
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以築土合
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
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岬其性忌鐵因是

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錐鋤數千萬斤沉于
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
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
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
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
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
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
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

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
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
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
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
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
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
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
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

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諧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為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

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
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于海祖暉
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為嚴政十八年徵為
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
周捨直殿省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
輿駕即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
百匹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
為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縊縷輒遺以襦衣其好施

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虎征伐累有戰功虎為雍州以義之補防閤出為馮翊戍主及虎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為輔國將軍軍主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羊口有邸閤高祖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為直閤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戶除驍

騎將軍出為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
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
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將軍增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
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為前
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
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城內糧
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
高祖曰不然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工匠修營鍾離

城敕義之為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
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
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
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
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
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迫之俄而塹滿英與
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上輒頽落義之乃以

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未拜改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

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為有司所奏免其年補朱衣直
閤除左驍騎將軍直閤如故遷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
尉假節八年出為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
刺史九年以本號還朝俄為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
故十年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為左衛將軍是冬高祖
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明年魏遣將李
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之節帥太僕卿
魚弘文直閤將軍曹世宗徐元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

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圍直閭將軍趙祖
悅義之又率朱衣直閭王神念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
攻峽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遂陷峽石義之
班師為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十五年復以
為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
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
義之性寬厚為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
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

徵為護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
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畧沉濟志懷
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
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
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謚
曰烈子實業嗣官至直閣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
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

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
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
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梁書卷十八

梁書卷十八考證

張惠紹傳累有戰功。○監本缺戰功二字又下文歷官
衛尉卿句缺卿二字今增入

昌義之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
南本脫軍魏二字

梁書卷十八考證